

心灵漫笔

# 月是故乡明

■李冰

小时候的月亮是广寒宫，里面住着嫦娥和玉兔。

记忆里的中秋节，最忙碌的人就是奶奶了——这一天，她要举行拜月仪式。一大早，她便起床开始做月饼。馅料都是家中常见的花生、红豆、黑芝麻等。她珍藏着一套六个大小不等的月饼模具，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图案，还刻着一些吉祥的字。有时候，我也会给奶奶打下手，添柴还是撒火，都得听指令。不一会儿，从模具里倒扣出来的面团便被奶奶在锅中烤制得两面金黄，诱人的香味让我直流口水。

月饼准备好以后，奶奶还要在房前屋后摘一些新鲜的水果——红红的苹果、饱满的大枣、圆圆的石榴、金黄的柿子、晶莹的葡萄都被洗净后整齐地摆

放在簸箕内。另一个簸箕装的是奶奶平时晾晒好的瓜子、核桃、红枣等。等明月初升，奶奶还特意采来一把火红的鸡冠花，供于桌前。上完香，奶奶向着月亮拜了之后，一家人便围桌而坐，一边赏月，一边分食果品。院子里被月光铺满，很是温馨。每到这个时候，奶奶就会讲起嫦娥奔月的故事。虽然听了一遍又一遍，但这个故事就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月亮在我眼里也多出了几分神秘。因此，我对远方充满了向往，总想去看看外面的月亮是不是也住着嫦娥。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工作以后，离家较远，再读李白的这首《古朗月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只是，奶奶已经不在，但她做的月饼味道还在，她讲过的故事还在，她拜过的月

亮还在。正是在遥远的异乡过了几次中秋节后，我才真正读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伤。

长大后，我来到了小时候憧憬的远方。再看月亮时，只觉得它高冷、清幽，还散发着些许寒意。尤其是中秋节的夜晚，独自面对月亮时，我心中便会生出几许思念。那月光直照进记忆深处，让人想回家，想吃奶奶做的月饼，想闻房前屋后的果香，想看奶奶忙前忙后的身影，想和家人一起围坐在桌前。有几次打电话回家，母亲为了安抚我，便对我说：“不管相隔多远，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同一轮月亮，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原来，长大后的月亮是故乡，里面住着亲人和伙伴。愿每一个身在异乡的人，都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月亮。

## 浓情中秋

■张理坤

每到中秋，父亲就忙得不可开交。他从超市里买回一兜兜月饼、一块块肉、一瓶瓶酒，带着全家人走亲戚——东村的舅舅舅子、西寨的叔叔婶子、本家的大爷大娘，七大姑八大姨，每到一家都是欢声笑语、热情洋溢。我对此很是不解，父亲却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亲戚要常走动，不然就生分了。”

父亲大学毕业跳出了农门，在城里安家落户几十年，但对老家的事情从不怠慢。我老家在穷乡僻壤的农村，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祖父父母故土难离，耄耋之年依然不肯放下农活，每天侍弄菜园、养鸡养鸭，自给自足，乐在其中。父亲一有空闲便赶回去陪伴他们，打扫庭院、收拾房间，端茶做饭，照顾得无微不至。祖父爱喝点小酒，父亲就精挑细选低度酒、养生酒，炒几个拿手菜，在村头老店买上一只烧鸡，爷儿俩就

唠得热乎喝得痛快。逢年过节，他总记得带上祖母喜欢的糕点。那时候的他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青年时代，活力满满，哄得老人笑逐颜开。

每次返乡，只要一进村口，父亲就会早早拿出烟，遇到乡亲总是叔、伯、大爷喊得格外亲热。一根根香烟递过去，一声声小名乡音盈耳。父亲是个热心肠，平时逢着村里红白喜事他都冲在前头。即使距离很远，只要哪家需要帮忙，出钱出人他从不含糊，因此人缘非常好。父亲前脚一到家，后脚就有人登门了，中秋夜的月饼他往往匆匆打开便和朋友茶酒话人生了。老家大小事儿从来不用我出面，父亲一个电话、一个招呼很多时候就安排妥当了。

早些年，我十分厌恶父亲嗜酒。如今他身体大不如前，遵医嘱已经戒烟戒酒了。我从不抽烟，对酒也是敬而远之，大概就源于对父亲嗜酒的偏

见。记得刚结婚那几年的中秋节，我载着沉甸甸的酒精回父母家，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从酒柜里取出珍藏的小酒杯与我推杯换盏。家长里短间，我对他的嗜酒也就释然了。

每年中秋节，不等我们汇报报期，父亲便早早打来电话，说给孙子孙女们又准备了惊喜，家里该买的全都买齐了，叮嘱我们早点儿回家。等阖家团圆了，他早早选好饭店、点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我爱吃的红烧肉、我爱人喜欢的精致小炒、孩子青睐的奶油甜点，一样都不曾落下。每次开饭前，他都习惯讲几句，我们也习惯了聆听。之后我们举杯同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家人幸福安康。

而今，祖父母年过九旬，父母已近古稀，中秋聚会演变成了四世同堂，姑娘们也都如期而至。白酒变成了茶水果汁，美味佳肴更胜从前，只有热闹依旧、祝福依旧，团团圆圆的亲情依旧。

## 乡愁何寄

■樊树林

“世上本没有故乡的，只是因为有了他乡！”在这样月洒清辉的时刻，我脑中忽然闪过这句话，一下子将我的思绪拉回儿时的中秋节……

儿时的记忆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那时候，立秋一过，我们姐弟几个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中秋节是啥时候。原因很简单：能吃上好吃的月饼。在贫穷的日子里，中秋节算得上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节日了。

那时，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到了秋天，青枝绿叶间，枣子已经挂满了树梢，煞是喜人！中秋节前，我们姐弟会在父母的动员下拿着长长的竹竿、端着大大的竹筛子兴高采烈地到后院打枣。在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响声中，枣子便如雨般掉下来。不到半个钟头，筛子里便接满了枣子。一家人打枣的时候总会吸引一些邻里，父亲母亲也会一捧捧将枣子送到他们手里……

中秋节的傍晚，母亲在灶台间已忙碌很久了，袅袅的炊烟弥漫了整个院子。她束着围裙，用粗大的擀面杖碾压着早已发好的面团，将又圆又大的枣子镶嵌在面团上，最后用手灵巧地捏了一

个面猴子，再在面猴子的旁边撒上一圈芝麻，星星点点。

我们都知道，那是晚上供奉用的枣糕。锅里的水沸腾了，母亲掀开锅盖，小心翼翼地将枣糕放进去……等待中，父亲也回到了家中。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天他的手上总会提着油纸包着的月饼。月饼的上方是一方红纸，大都印着“花好月圆”的字样。月饼一人一个，必须要供奉过月婆婆才能食用。

月到中天，秋虫唧唧。供奉月婆婆的仪式过后，我们将散发着清香的枣糕摆在桌子中间，将月饼和石榴放在大碗里。秋天的夜晚已经有了凉意，我们就这样披着衣服坐在院子里，一边听父母唠家常，一边将月饼用手掰开，细细咀嚼着冰糖、花生、青红丝，甜味、香味久久挥之不去。

后来，二姐去外地的一所卫校上学了。那时候，我们的联系方式大都依靠书信。记得那几年的中秋节前好几天，母亲总会嘱咐我给二姐写信，告诉她中秋节要过好。而到中秋节之夜，父亲母亲总会一遍遍提到身在他乡的二姐。想想，如果有今天的通信条件，那

该多好啊！

岁月也是在一次次次的离别中变“老”的。我离开父母搬进城里的时候，母亲已经因病故去，父亲也已是老态龙钟的模样。中秋节，我和妻子、儿子大抵都会回去。父亲尽管年迈，但仍旧有说不完的话，似乎要把一年的话在这个时候说完……直到几年前，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之后的中秋节我就很少回去了，但对家的思念和情怀并没有散去。

乡愁何寄？是苍穹上银盘似的月亮，是那一枚枚香气四溢的月饼，是心头那叮叮时续悠扬的笛声，还是离别时父母潮湿的目光？乡愁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既近在咫尺，又远在他乡；乡愁，既清晰明朗，又模糊渺茫……

每个人的乡愁都会在中秋月圆之际被拉得很长很长。儿子大学毕业之后，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到外地打拼，一家人想在中秋之夜团圆也成了奢侈。每一年的中秋之夜，我们只能通过视频团聚，他也会在言语中提到“乡愁”这个词。想必，在他的心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时刻，乡愁也会逆流成河吧！

## 诗风词韵

### 秋的写意（外二首）

■谭艺君

用力生活，以生命中青翠的部分叶子在边缘悄悄转入火红和金黄以便与秋天的斑斓相应和如果秋风抱紧我我就用生命中干枯的部分点燃怀里的火种把整个天空都烧红让世界坠入晚霞灰烬飘散，纷飞的情愫

大树抛下一把把烫金的名片我们已踏入秋天的成熟流光溢彩的日子倒映在有条不紊的河面静静的仿佛地老天荒，仿佛一剂亲情的创可贴就能止住温度的流逝今时光不往冷里去了

我本荒芜，何况怀揣种子和火把拨开这尘世纷扰的表象谁的内心坚如磐石穿越得了繁华，也承受得住萧瑟

所有的雪都将融化谁将在路上遇到花海和此生最漫长的春光

小

我每天都在做些小事情在时间的缝隙里插上针尖般小而疼的思念一阵小风刮过携来落叶般的小情节点燃心中的小秘密皆被秋虫吟唱成小曲调

世界之大，我只要一个小小的空间就足够了

生活的流水不一样地淌在长满青草的城郭一棵草突然发黄，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可它却在为一个庞大的季节引路

秋天滚烫，万般斑斓

一切都在慢慢变凉

这么多秋虫，喊来了秋天一切都在慢慢变凉可是，我还是会轻易为你沸腾谁在含泪啜饮岁月的苦涩和甜美一声轻唤，高过秋声

这世界从此与众不同我们可以走可以停可以继续想念、拥抱和流泪败落的残荷荒凉不了岁月饱满的果实，却能使秋天更加成熟谁在时间的纵深处踩出了轻松的流水

其实秋天还可以再凉一些甚至冬天，也可以提前到来小雪花是可爱的整个世界都冷了，你还是温暖的像一件纯棉的布衣散发阳光的香味

一切都在慢慢变凉

### 月色如洗

■若木

我爱月色如洗带着花香和草香，微微压皱水面

我爱一个人她有花草的香味有圆月的脸庞，有水的样子

月色如洗，每一片都是新的她不远千里，来到我身边衣袂上，有岁月的波纹

### 五律·清秋

■崔秉哲

凉风飘细雨，暑气荡然空。物候生消缓，炎凉变换匆。嚶嚶无婉燕，啾啾有孤鸿。冷眼观花事，清秋半月胧。

## 别样情怀

# 那棵杨树

■木易

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午后，西北风裹挟着沙尘“呼呼”从村庄吹过。待风停后，父亲把埋在村头小河里已经长出嫩芽的杨树苗拿回家，放在院子门口一个闲置的小石槽里，浇了半桶水浸泡着。

那是一棵普通的杨树苗，看上去就是一截两米多长、较为端正的杨树枝干。

第二天，父亲扛着铁锹，站在院子门口，望着院子周围的空地端详了很久。他在院子外面确定好位置后，就用铁锹开挖了。老家院子周围的土质很硬，是典型的豫东平原老黄土。父亲刚挖了一会儿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不停地喘气。我赶紧找来一把铁锹帮忙。老黄土实在太硬了，我刚挖了几下就满头大汗，感觉手疼胳膊酸。我有些泄气，把铁锹一扔，告诉父亲挖不动了。父亲却执意让我继续，还说耐力是锻炼出来的。

我和父亲轮流干了个把小时，终于挖出了一个大的土坑。我提来两桶水，把土坑浇透。父亲将杨树苗立在土坑中心让我扶住，再把土回填上，并用脚踩实。栽好杨树苗后，

为防止牲畜啃咬，父亲找来荆条，用绳子将它们绑在树苗上。最后，父亲又给树苗浇了两桶水，这样才算栽好了。

匆匆岁月，悄然流逝，当初栽种的杨树苗已经长大了。每年夏秋两季，枝繁叶茂的杨树就像一把硕大的遮阳伞，挡住了烈日，留下了一片绿荫。村里人劳动回来，坐在树荫下休息、聊天。久而久之，大家习惯坐在树下讨论春种什么、秋收如何……可以这样说，村里村外发生了什么稀奇事，几乎是从这棵树下传播出来的。村里人都夸父亲这棵杨树栽得好。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离开了村庄，好多年没有再见到那棵杨树。今年夏天，我领着妻儿回到久违的老家。如今，老家的闲置宅基地都种上了树，一片葱绿。尤为显眼的是，我家老宅门口的那棵杨树郁郁葱葱，枝叶如一把撑开的巨大伞。

父亲站在那棵杨树前，端详许久，默不作声。这时候，我才发现父亲的背驼了，脸上布满了皱纹。父亲虽然老了，可是他像老宅门口的这棵杨树，永远守护着家……

## 芝麻飘香

■邢得安

俗话说“七月十五，杀倒麻谷”，意即农历七月十五前后，芝麻、谷子就可以收割了。其实，这是一种不完全的说法。这里所说的麻、谷只是指春地芝麻和春地谷子。所谓春地，也就是立夏之前播种的芝麻和谷子，而立夏之后播种的麦茬芝麻和谷子收获期则相对较晚，一般在农历七月底至八月初。

“芝麻开花节节高”是中国人形容生活越来越美好的俗语。芝麻籽不但出油率极高，而且香气扑鼻。芝麻油俗称香油，用它炸出来的食品金黄透明，如传统的乡村庙会上走亲戚用的油馍，用嫩绿的细柳条串起来，让人大老远看到便忍不住胃口大开。当夕阳西下炊烟四起时，那香油葱花的面条味儿便会弥漫整个村庄，使那些晚归的荷锄者忍不住加快回家的脚步。

芝麻浑身是宝，不但籽粒可以榨油，叶子也深受大众喜爱。颇负盛名的芝麻叶面条堪称舞阳乃至漯河一绝。别看此面其貌不扬，但那独特的香味使人一嚼就上瘾，惊叹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美味。

小孩子最乐于做的事情莫过于吃芝麻崩了。在芝麻收获前夕，我们会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偷偷钻进芝麻地，不顾太阳的炙烤，贪婪地掰下一个又一个芝麻崩，将那饱含油脂的籽粒倒进嘴里，直吃得嘴角挂满细细的白沫。那个香呀！每逢小伙伴见面，我们第一句话总忍不住会问：“你又去芝麻地寻宝了？”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快乐而又难忘的时光。

种芝麻最享受的就是收获的那一刻，我们这里叫杀芝麻。望着那一地叶子落尽的芝麻，人们挥动镰刀，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杀离根部，再颠倒过来，在事先铺开的布单上磕几下，然后精心地晒起来。那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他们的希望。那种郑重而又敬畏的表情让人不敢心生一丝一毫亵渎。落在布单上的芝麻崩落芝麻，是小部分极早熟的，一般是不计入亩产量的。所以，人们便你一把我一地把地抓起来，吹去杂质细细地品尝。这时候，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的我们便一拥而上大口嚼福，这可比吃芝麻崩来得快多了。一时间，欢声笑语飘荡在田野……

## 生活哲思

# 保持心灵成长

自己年轻了，因为心态跟着他们变年轻了。

心态的年轻是内在的，外在的衰老是谁都无法抵抗的。一天，我刷门禁卡出小区的大门时，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拉着我的裙子说：“阿姨，等等我，我也要出去。”出了门，她拉着我的手，仰起天真笑脸看了我一会儿说：“好像又是奶奶，年轻的奶奶！”童言无忌，我也笑了。

多可爱的孩子啊！一次，我在课堂上让孩子们练习写作，结果一个小姑娘这样写：“我见过爱跳广场舞的老太太，见过爱打麻将的老太太，却从没见过像卢老师一样爱看书的老太太。”虽然在孩子的笔下我是个老太太，但我也是个“爱看书”的老太太呀！

岁月是把无情的刀，无论怎样打扮也只能是“显得年轻”而已，能够抵挡衰老的是永远年轻的心态。为此，我愿做个年轻的奶奶年轻的姐！

